



汉字发展史专题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王贵元

战国 金文 文字研究

樊俊利 著



ZHANGUO
JINWEN
WENZI YANJIU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汉字发展史专题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王贵元

战国 金文 文字研究

樊俊利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战国金文文字研究 / 樊俊利著. — 石家庄 :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8. 12

(汉字发展史专题研究丛书 / 王贵元主编)

ISBN 978-7-202-13456-6

I. ①战… II. ①樊… III. ①金文—研究—中国—战国时代 IV. ①K87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19608号

丛 书 名 汉字发展史专题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王贵元

书 名 战国金文文字研究

著 者 樊俊利

策划编辑 韩丽璞 荆彦周

责任编辑 王 琳

美术编辑 于艳红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89 000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13456-6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汉字发展史的研究，总体上可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纵向的分段问题，二是横向的内容框架问题。无论是哪个方面，都与汉字理论的建设密不可分。纵向的分段问题即整个汉字发展史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界线在哪里，这是需要依据汉字发展的实际情况，分析其阶段性核心特征及其转化环节而进行的。横向的内容框架问题即在汉字的各个发展阶段，研究些什么内容，这些内容的合理结构是怎样的，应该划分为哪些部分来进行研究和论述。下面先从第二方面问题说起。

一、横向的研究内容

横向的研究内容首先可分为字形系统和字用系统两个部分，这一点学界已有共识。字形系统即汉字本身的形体构成，字用系统是汉字在文献中的运用问题。

（一）字形系统

字形系统可进一步分类研究，但如何分类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我们认为要合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先分析清楚字形系统构形要素的性质和分类。

1. 构形系统要素的性质与分类

汉字字形系统首先是由众多单字形体构成的，汉字的构形就体现在这些单字形体上，综合大量单字形体，研究其形体构成的共有方式和细节变化，就是汉字构形系统的研究。汉字构形系统的研究首要的是弄清楚单字形体构

成的面貌，这一点是通过单字形体的拆分获得的，通过单字形体的拆分，我们可以发现所有单字形体都是由构形成分通过不同的组合关系构成的，因此，单字形体，也就是整字形体的构成可分为构件和构件组合方式两个方面。

2. 整字构形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

我曾在《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中说过：“就构形系统内部说，结构层次包括形体层次和功能层次两方面内容。形体层次是可视知的，属表层结构；功能层次是不可视知的，属深层结构。”^① 这里的结构指的是整字构形的组合关系，进一步推说，组合关系的表层和深层，源自构件的表层和深层。汉字无论古今，整字首先是由构件组成的，汉字的构件都是有功能的，构件的功能即构形、构音和构义的职能。构件的形体属于表层成分，构件的功能属于深层成分。构件形体及其功能是互为表里的整体，形体就是为表现功能而存在的，离开功能，形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而没有形体，功能也就不存在了。由构件组合成整字，其形体组合和功能组合也是相互连带，是不可分割的，有此就有彼，有彼即有此，比如，当我们讲同一构件的不同变体的时候，实际上是以功能相同为前提的，也就是同时考虑了功能。当我们讲同形构件时，又是以功能不同为前提的，所以实质上都是形体和功能同时考虑的。再如讲整字的形体布局图式，依其性质，是研究整字的外部组合形态的，但实际上不考虑功能的话，简直就无法操作，譬如里耶秦简的“单”“车”“东”字形分别如下：

单	车	东
		

若是仅从形体考虑，“单”“车”是不是有一个共同构件？“单”的形体图式为，“车”的形体图式为，“东”的形体图式亦为。如果仅依

^① 王贵元：《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据形体的外部形态划分,就只能以形体的分离标准区分组成成分,若此则形体分离的水旁“氵”是不是也应分为三个部分?所以,即使是分析字形外部形态也不能或缺功能的考虑。

就整字构形而言,首先有选用什么样的构件、选用多少构件问题,而后在表层结构,即形体层次方面有构件的位置摆放、构件方向的确定等问题,在深层结构,即功能层次上有功能组合模式问题。

3. 构件

独体字是由一个构件构成的整字,合体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构件构成的整字。合体字的构件也有独体和合体之分,如果是合体构件,则其内部又可拆分出二级构件、三级构件等,所以直接构成整字的构件可称为直接构件或一级构件。

合体构件虽然可以分级,但与整字构义直接关联的只有直接构件,所以直接构件是构件研究的核心对象。直接构件就形体上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有演化,包括异形的产生与归一、形体的历时发展等;从功能上说,有功能的种类和演化等;另外就是构件间关系的研究,包括同形构件、构件换用、构件混用等。

构件并不是终极构形成分,构件本身也有构形成分,其中合体构件由下级构件构成,但这实际上属于整字构形问题,因为它们是由可以独用的整字充当的构件,可以放在整字部分研究。因此构件的实际构成成分是点线和笔画。

4. 点线与笔画

汉字经历过古文字阶段到今文字阶段的重大演化过程,其间,字形系统的构成要素也发生过重要变化。在古文字阶段,概括地说,形体是物象的反映,其中,整字、构件及其构成成分皆是物象的反映,如甲骨文“祝”作,整字反映的是张大嘴的人(表示祷告)面对祭祀对象进行祷告,左旁构件“示”表示祭祀对象,右旁构件表示祷告的人,而组成构件的点线反映

的是祭祀对象和祷告者的局部。可以说，这时的字形功能是表示物象，即具有表形功能。其后，在汉字形体由表示物象向表示词的音义转化的本质动因支配下，汉字形体的功能也逐渐由表形功能转化为表音义功能，由此产生了构形的表音义成分^①。由表形成分发展为表音义成分，其变化不仅是表示对象的不同，还反映在构形成分性质的分化和演变上，其分化之处主要发生在构件的构成成分上。总体上看，古今汉字的发展在整字和构件上基本是依据固定模式的转化，在构件功能发生转化的同时，构件的构成成分也经历了功能消失的过程。古文字构件的组成成分点线是物象的描绘，是有表形功能的，构件功能转化为表音义功能后，其组成成分即失去了表形功能，而且既无独立的表词功能，也无构义、构音功能，与字形表现对象脱离了直接关系，成了纯粹的书写要素，由此，汉字构形系统首次出现了无功能的构形成分，即今文字的笔画。为什么会出现纯粹的书写成分？还是源于字形表示对象由物象转换成了词的音义。因为无论是整字表示的词的音义还是构件表示的构音、构义都是概括的、抽象的，所以构件及整字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反映功能，至于其形体内部如何变化则与功能没有了直接关系，也就是形体本身没有了外物制约，汉字的笔画系统由有限的笔画种类相互组合而成，是自我规划的结果。古文字的点线是物象的描绘，受制于物象形态，没有自主性、独立性。而笔画没有对象性的支配者，它的支配者仅是书写，是在书写快捷目的的作用下形成的^②。

另外，汉字的草书字体具有特殊性，周有光说：“古今文字的字体可以归纳为三类：a. 图形体，b. 笔画体，c. 流线体。汉字从甲骨文、钟鼎文，到大篆、小篆，图形性逐渐减弱，都属于图形体。隶书、楷书属于笔画体。草书、行书属于流线体。”^③这实际是就汉字形体表层基础构字成分进行的分类，是有道理的，就所有字体而言，确实存在一种有别于笔画的成分，但我们认

① 王贵元：《汉字形体演化的动因与机制》，《语文研究》，2010年第3期。

② 王贵元：《汉字笔画系统形成的过程与机制》，《语言科学》，2014年第5期。

③ 周有光：《文字发展规律的新探索》，《民族语文》，1999年第1期。

为行书仍是笔画体，只有草书是流线体。唐代张怀瓘《书断上·行书》：“案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①“相间流行”，“间”即间隔，说明有起断，这是行书与草书的重要区别。启功说：“楷字中的笔画，虽然快写，但不超越，绕过它们原有的轨道，譬如火车，慢车每站必停，可比楷书；快车有些站可以不停，可比行书。虽然不停，但不能抛开中间的站，另取直线去行车。”^②“虽然不停，但不能抛开中间的站，另取直线去行车”说明，行书虽然连写，但仍可看出原有的笔画差别，与草书的实连甚至跨越笔画、构件不同。刘延玲说：“和行书相比，草书的‘连笔’和‘快写’已经超越了楷书设定的轨迹，草书的连笔发生在构件之间、字与字之间，而且以实连为主；减省的也不只是点画，还有构件。这样一来，字的构件甚至整字都会用新的符号替代。省并之后的字形，使人一眼望去，轮廓形状，已经与楷书字形相去甚远，与行书也大相径庭。因此，草书变成了一套新的符号体系。”^③

综上，字形系统的研究可以分三个方面进行，一是整字研究，主要研究整字选用构件问题、构件组字时的位置方向等形体结构问题、功能组合模式问题等；二是构件研究，主要研究构件形体的历时演化问题、构件的使用（换用、混用）问题等；三是笔画研究，主要研究笔画的产生与发展、形成机制及规律等。

5. 字式和字体

汉字是书面符号系统，是书写出来的符号，因此书写在汉字字形系统面貌上有着一定的影响，这种由书写造成的字形系统的不同面貌学界一般称为“字体”，但是传统的字体概念内涵极其庞杂，实际上包括性质完全不同的数种现象。比如大篆和小篆，主要差异在构件和结构，属于构词要素层面

① 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63页。

② 启功：《书法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0—51页。

③ 刘延玲：《魏晋行书构形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5页。

的不同，而隶书、行书和楷书等，主要差异在笔画，属于书写要素层面的不同。我们认为，此类问题需要依据性质的不同严格界定。关于这一问题，前辈著名学者已有过较好的论述，郭绍虞说：“就汉字而论字体，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指文字的形体；二指书写的字体；三指书法家的字体。这三种意义互有关联但各有分别。就文字的形体讲，只需分为正草二体。就书写的字体讲，一般又分为正草篆隶四体，或真行草篆隶五体。就书法家的字体讲，那是指各家书法的风格，可以分得很多，最流行的如颜体、柳体、欧体、赵体之类便是。”^①郭先生“正草二体”的“草”应该是指草写，非草书之草。这样，郭先生分为三类，即文字的形体、书写的字体和书法家的字体。启功说：“所谓字体，即是指文字的形状，它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指文字的组织构造以至它所属的大类型、总风格。例如说某字是象什么形、指什么事，某字是什么形什么声；或看它是属于‘篆’‘隶’‘草’‘真’‘行’的哪一种。其二是指某一书家、某一流派的艺术风格。例如说‘欧体’‘颜体’等。我们知道一个书家或流派的艺术风格，多是指它们在一种大类型中的小分别。”^②启功先生是分两个方面，即文字的组织构造以至它所属的大类型、总风格和某一书家、某一流派的艺术风格，其中的第一方面又分为文字的组织构造和大类型、总风格。王力说：“因此，就文字本身来说，我们就只能谈字形的变迁。关于字形，应该分为两方面来看：第一是字体的变迁；第二是字式的变迁。字体是文字的笔画姿态，字式是文字的结构方式。二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③在字体方面，王力先生讲了甲骨文、金文、玺文、货币文、小篆、隶书、楷书等，显然，王力先生的“字体”就相当于郭先生的“书写的字体”，也即启功先生的“大类型、总风格”；在字式方面，王力先生讲了单体字、合体字、会意字、形声字等，所以，王力先生的“字式”就相当于郭先生的

① 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现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年，第333页。

②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页。

③ 王力：《汉语史稿》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39页。

“文字的形体”，也即启功先生的“文字的组织构造”。王力先生未涉及书法家字体一项。王宁说：“那么，就纯文字学的角度，我们应当取哪种定义为好？应当看到，汉字在实现记录汉语功能的过程中，处于认读和书写两个衔接不可分离的矛盾统一过程中——就一个人来说，他得先认字，然后写字；对一个社会来说，先有人写字、作文，才有人认字、阅读，汉字就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了结构属性和书写属性两大部分。字体属于书写属性，应当和结构分立，第一种表示文字的组织构造的体应称字形结构；第二、三种体的用法才是字体风格，在这第二、三种体的用法中，第三种过于微观了一些，比较偏重于书法分类，纯文字学难以把握，所以，文字学所取的字体定义，以第二种最为适宜。”^①

我们认为，字形系统就性质而言可分为原形和书写形体两大类，原形是基础字形、通用字形，书写形体是依据原形书写时由于书写方式的不同产生的形体，就如同一个楷体字形，不同的人书写会产生不同风格的字形一样。原形重点考虑的是构件和结构，书写形体主要变化是点线、笔画。参考上述前辈学者的论述，如果不考虑分合归类问题，其主要部分就是三项：一是文字的形体，或称文字的组织构造、字形结构；二是书写的字体，即文字的大类型、总风格；三是书法家的字体，即某一书家、某一流派的艺术风格。正如王宁先生所说，上述三项中，实际上第一项是基础字形，而第二和第三项性质相同，都是在基础字形上的书写变化，也就是说第二、第三项都是以书写要素为标准定出的分类。虽然第一项也包含书写成分笔画，但和第二、第三项的笔画性质不同，第一项的笔画系统指汉字基础性的笔画分类及其组合形式，而第二、第三项的笔画多是指笔形的变化，比如横画是基础笔画，横画的头粗尾细等笔形变化为书写变化。从这个角度分析，字形系统可以进一步分为“字式”和“字体”两类：字式是字形的基础模式和基本格式。“字式”之名用的是王力先生的定名，因为这一名称较为符合基础字形之性质。字体

① 王宁：《汉字字体研究的新突破》，《三峡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是因书写原因造成的以字形表面形态为标准确立的字形类别，字体既包括汉字发展不同阶段的特征分类，也包括区域特征分类；既包括相同条件下的字形分类，也包括不同书写工具造成的分类，还包括不同书写内容格式形成的分类，如“秦书八体”中的“刻符”“摹印”“署书”“殳书”等。同时，字体类别也会或多或少涉及到构件及其组合关系，虽然不是字体的主要差异，但总体而言，字体也需考虑构件及其组合关系。另外，书写者个人、流派风格如果对实用字体产生了影响，也需考察。

（二）字用系统

字用系统的研究大致可分四个方面：一是字量研究，即研究不同阶段的使用字数。二是字性研究，包括常用字、传承字、新增字等。三是书写研究，包括书写材料与工具、行款、合文、重文、误书等。四是字词关系研究，这是字用系统研究的重点，分两个立足点，以词为立足点，研究的是字际关系，词有词项和义项的不同，大体可分为异体字、假借字、派生字、同形字、形近混用字、同义换读字六类^①；以字为立足点，研究的是个体字的职能关系，大体可分为引申关系、假借关系和误同关系等，此不赘述。

二、纵向的分段问题

汉字发展的阶段，已有的研究一般是依据历史朝代划分，如商周、秦汉等，我们认为，历史朝代的性质是政权更迭，与汉字发展并不对等，汉字发展有其独立的演进脉络，应以字形发展的本质性变化作为分段标准，依据我们的研究，从古至今汉字发展可分为六段：即象形阶段（西周中期以前）、亚象形阶段（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古隶阶段（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今隶阶段（西汉晚期至魏晋）、楷体阶段（南北朝至20世纪初）、简楷阶段（1956年至今）^②。其构形依据、形体特征及历史时代如下表：

① 王贵元：《简帛文献用字研究》，《西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② 王贵元：《汉字发展史的几个核心问题》，《中国语文》，2013年第1期。

发展阶段	古文字阶段		今文字阶段			
构形依据	物象		词的音义			
形体特征	象形	亚象形	古隶	今隶	楷体	简楷
历史时代	从产生至西周中期	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	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	西汉晚期至魏晋	南北朝至20世纪初	1956年至今

（一）象形阶段

象形阶段是汉字的最早发展阶段，其特征是依据物象创制形体，形体是物象的真实反映，如“女”“王”“光”字：



“女”字象女子端坐形。“王”字象锋刃向下的斧头形。“光”字象坐人举灯形，与出土古代人形座灯相同，古代贵族宴会，应有专人掌灯。

象形阶段的字形不仅独体和构件是象形的，而且字形结构也是象形的，如“逆”“执”“监”：

	逆	执（執）	监（監）
甲骨文			

逆的本义是迎接。商代字形上部像一个由远而近走来的人，下部是脚尖对着来人的脚，代表迎接的人，“彳”是道路的象形，表示来人行走在路上。执的本义是逮捕，字形像一个人戴着手铐，双手在手铐中。监的本义是照镜子，字形像一个人突出眼部，在装有水的盆中照镜子。字形结构都是象形的。

（二）亚象形阶段

亚象形是形体表面上象形，实质上已不能完全反映物象，是表物象形体向表音义形体过渡时期的形体。象形与亚象形字形比较如下：

楷体	象形	亚象形
女		
王		
光		

以上亚象形形体虽然仍是篆体，仍是象形的体态，但“女”形已看不出端坐女子的形象，“王”形已看不出斧钺形象，“光”形已看不出人形灯的形象。

那么，汉字形体系统从什么时期开始由象形进入亚象形呢？今以“王”“女”“光”三字形体发展为例加以了解。需要说明的是，字形抽查容易片面，所以我们是相关阶段现有的所有字形为依据分析的，字形材料依据中国人民大学陶曲勇的博士论文《西周金文构形研究》所附《西周金文分期字形全表》、杨秀恩的博士论文《春秋金文字形全表及构形研究》、樊俊利的博士论文《战国金文字形全表及构形研究》。以上字形表收录了2010年（含2010年）以前现存所有西周、春秋、战国金文字形。受篇幅影响，本文字表略有删节，全部字形及出处详见上述各论文。

“王”字：

西周早期	
西周中期	
西周晚期	
春秋时期	

“王”字形体到西周晚期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是字形下部的重要象形标志斧刃变为一横，使整个字形已不能反映斧钺形象。

“女”字：

西周早期	
西周中期	
西周晚期	
春秋时期	

“女”字形体到西周晚期表示坐形女子的腿部变短变直，使整个字形已失去了坐女形象。

“光”字：

西周早期	
西周中期	
西周晚期	
春秋时期	

“光”字上部本是灯盏形象，由于灯盏盘内要放点燃物，所以下沿呈上弯之势，但到西周晚期，已全部变为下倾，完全失去了本形特征。

我们再看字形结构：

	監	望	執	飲(飲)	沫
商代甲骨文					
西周晚期金文	 叔赵父冉	 事族簋	 师同鼎	 纪仲解	 叔專父盨

到西周晚期，“监”字、“望”字眼睛与人身已经断开，“执”字人手与手铐已经断开，“饮”字、“沫”字人身与舌头也已断开。

从整体看，汉字形体在西周晚期开始进入亚象形阶段。

(三) 古隶阶段

古隶是隶书的早期阶段，也是从篆体到隶体的过渡阶段，其形体表现的突出特征是半篆半隶。古隶是打破篆体，建立以词的音义为依据的新的字形体系时期的字体。其标志是对篆体的改造，方式有弯笔拉直、圆形变方、逆笔顺写等。

睡虎地秦简	西汉马王堆帛书	小篆
浴		
河		
慎		
置		
本		

睡虎地秦简是战国晚期字形，马王堆帛书是西汉初期字形，皆属于古隶阶段。与典型亚象形形体小篆对比，可以看出出现了明显的弯笔拉直、圆形变方、弯笔断裂等。

隶体的形成时期也就是“隶变”的开始时期，对于“隶变”的产生时期，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从我们对战国全部金文字形分析看，当在战国晚期。下面是“君”“里”“五”三字的战国中期和晚期字形对比：

君	战国中期	
	战国晚期	
里	战国中期	
	战国晚期	
五	战国中期	
	战国晚期	

可以看出，战国晚期和战国中期形体有明显差异，战国晚期形体出现了普遍的圆形变方形、连笔分拆重组、弯笔拉直等现象。所以，隶体的形成时期定在战国晚期是符合实际的。战国中期还有大量铸铭存在，如平夜君成戈和戟、噩君启车节等，战国晚期铜器铭辞则全面改用刻写，这也是促使隶体形成的重要外因。但同是刻铭，中期为篆体，如中山王器，晚期则少见。

（四）今隶阶段

今隶是隶体的成熟形体，其标志是篆体成分基本不存，彻底完成了对篆体的改造并同时建立了新的构形体系。西汉初期的马王堆帛书字形是典型的古隶字形，到东汉碑刻字形，篆体成分已基本消失。

楷书	西周金文	西汉马王堆帛书	东汉碑刻
神		神	神
福		福	福
逆		逆	逆
莫		莫	莫
番		番	番
告		告	告
喪		喪	喪
述		述	述

今隶始于何时？裘锡圭说：“由此可见，至迟在昭宣之际，八分已经完全形成。”^①“八分”的形成即是今隶的形成，从西北汉简有年号简的字形看，裘说是大体符合的。

（五）楷体阶段

楷体是以词的音义为依据的新的字形体系建立后逐渐调整完善时期的字体。调整完善既包括笔画的抉择和完善，也包括部件形体、结构的抉择和完善，但主要是笔画的固定和完善，其中笔画和结构的美观也是衡量因素。唐开成石经是典型的楷体，其与东汉碑刻字形对比如下：

字头	隶体（东汉曹全碑）	楷体（唐开成石经）
諸		諸
子		子

①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80页。